

淮南集證

一  
十冊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一

北平劉家立纂

齊俗篇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合爲一道也○陶氏曰此篇許注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則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注伎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注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

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食之獸。王氏

曰。矣。與。肉。同。各。本。矣。誤。作。穴。禮。義。飾。則。生。偽。匿。之。士。

辯。見。原。道。篇。欲。矣。之。心。下。

注偽詐慝姦王氏曰御覽禮儀部引此作偽匿之儒

肉之獸相對為文今本土作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作木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儀

之。本。而。誤。也。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緩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注楚人謂刃頓為銖

王氏曰。今本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其後人於煖上加致

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其。後。人。於。煖。上。加。致

更。加。於。義。字。無。取。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

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今。據。以。訂。正。○。俞。氏。曰。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注。楚。人。謂。刀。頓。為。銖。是。銖。與。無。刃。一。義。煖。與。無。文。則。也。

非一義矣。煖當爲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系部，縵縵無文。國語晉語曰：棄縵不舉。韋注：縵，車無文也。是

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故曰：音相同，得以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縵與緩古音相同，得用廣雅釋

之。段慢謾，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煖。似是而實非也。○洪氏

曰：銖，即殊之段借字。說文殊，死也。从女，朱聲。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漢書高帝紀：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皆其證也。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

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誹譽

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

莊躄之邪。故有大路龍旂。注：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

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扣墓踰備

之姦。注：拊，搥也。備，後垣也。王氏曰：今本抽箕踰備之

淮南集證卷十一 抽握也。按抽，抽箕當

為相墓注抽握也當作相掘也荀子本論篇相人之

掘是相也呂覽節喪篇通今本則狐經相之高注相讀曰

似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為基又以聲誤為

箕耳穿窬相捷相墓踰備之姦皆謂盜賊也捷謂戶

壯也拊捷謂搏取戶捷也呂覽異用篇跖與企足得

此注云培後牆也故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注弱緡細

布也羅穀紈素也則必有菅屨跣踏袒裼不完者注

菅茅也屨履也跣適也踏不偶也楚人謂袍曰袒裼

大布陶氏曰大藏音義引作草履也此以草釋菅字

說文屨履也訓正同李氏曰注文不可通曉跣踏

與踏同倒言之則曰踏也踏不偶也今改正注故

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

注老蝦蟇變為鷦鷯

陶氏曰今注曰鷦鷯也。有脫文。此據大藏音義所引許注增改。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舊注曰老蝦蟇化為鷦鷯。水中蠶蟲化為螻蛄。螻蛄也。此皆是許注大藏音義引鷦鷯。

即今注鷦鷯之訓。

水蠶為螻。注水中蠶蟲化為螻蛄。螻蛄也。

王氏曰螻蛄千公切。螻蛄也。說林篇水蠶為螻蛄。高注水蠶化為螻蛄。螻蛄青蜓也。今本作水蠶為螻蛄。螻蛄者螻蛄為螻蛄。

之誤。螻蛄為螻蛄之誤。螻蛄俗書蔥字也。與螻音同。校書者記。蔥字於螻蛄字之。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注中各

本皆有音。茅音務。四字蓋既誤為螻蛄。後人遂妄加音釋。字彙補乃於蟲部收入螻蛄字。音茅。又於艸部葱

字下注云螻蛄音務。引淮南子。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水蠶為螻蛄。甚矣其惑也。

化。注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麇。注麇麻

子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

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注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注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注齊臣田氏奪其君位而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注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矣。故糟丘生於象榼。注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榼炮格始於熱斗。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

格。陶氏曰注文熱斗十八字今本脫去此从北堂書格鈔所引補入呂覽順民篇高注紂常熨爛人手因

亦作銅格布火其下。引令入走其紀曰。紂欲重刑。與此注。文

大鬩斗以火燕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

為銅柱以膏涂之。加于燕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

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為樂。名曰炮格之刑。與許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注拯舉也。拊出溺人主謝以牛

也。陶氏曰。羣書治要所引同。此益知八篇皆許注也。

而拯高注拯。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注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

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

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

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

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注皆黃帝樂九韶。注舜樂六英。注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

讀若

齒

筵不可以持屋。

注筵小簪也。

王氏曰。今本筵。

作筵。御覽居處部引作蓬。按筵與蓬皆筵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

筵柱與筵大小相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筵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此

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

筵字隸書或作筵形與蓬相似又誤為蓬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馬不可以服

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

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

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

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算王氏曰今本函食不如算本

算誤為算又脫去竹字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底承

讀為烝之浮浮之烝謂用以烝食也今人猶謂甑中

蔽為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

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著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季方

樊算甑甑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算為物之賤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之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熟竹算雖賤而不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

賤也。鏡形圓，算形亦圓。故連類及之。若算筭之屬，則擬不於其倫矣。且算與蜈為韻，若作算，則失其韻矣。

御覽服用部鏡下引作明鏡，便於照形。承食物部算下，算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食物部算下，

又引作明鏡，可以鑑形。蒸食不如竹算，是則服用部作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

鏡下亦引作承食，不如竹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

致雨不若黑蜈。注黑蜈，神蛇也。潛於深淵，蓋能興雲

雨。陶氏曰：說文从虫部，蜈，蛇屬也。潛於神淵之中，能與

初學記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即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黑色蛇屬也。蜈，潛於水，神象能致雨也。文同。今注與

即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鱗反魚沼不馱薄。注角

矯刀劍削閒之覆角也。孫氏曰：今注作刀劍無羽飾也。

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

急則均，其用一也。今夫裘與蓑熟急，見雨則裘不用。

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者也。王氏曰：按陳氏觀樓

迭為主也。莊子說林篇：早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也。徐無鬼篇：董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

是時為帝者也。義并與此同。今本譬若舟車楯桴窮

廬。故有所宜也。注水國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桴，泥

地宜楯，草地宜窮廬。鍾山札記曰：淮南桴作肆，唯

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桴，泥用楯，山用櫟。釋音云：桴

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桴字。有桴字，音正同云：桴

不，同桴。按長不勁，蓋與婁音當。從未為正。又脩務篇：沙之

用桴，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按呂覽慎勢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即以鳩勢

從文子淮南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

鳥於淵注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堯之治天下

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奚仲

為工師王氏曰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

其證也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御覽皇王部引此已誤今改正其導萬

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采俞氏曰今本采作木乃采

農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今據以訂正谷

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

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

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

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

焉。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注：簫籟也。

王氏曰：按陳氏觀樓曰：各本風之過簫，過字皆誤。作遇，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夫援狄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埵防，弗去而緣。注：狙貉，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之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陸。注：王氏

曰今本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行治陸

者不以陸以人李氏曰陸義至不可曉疑當為陸陸

地大者物博古聖人林麓川澤養之有時而取之有

節用斯道也禹平水土稷播百穀所謂治陸者不以

陸以人也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

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

也注堞坊塵也羌氏棘翟嬰兒生皆同聲注羌西戎

氏南夷夔西夷翟北胡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不能

通其言教俗殊也注象狄鞮譯也象傳狄鞮之語也

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

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

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黑。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注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而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燥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注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之忘行也。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

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注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注印正而封亦正也。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決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注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

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政正與

同波水不可以為平王氏曰水激今本作水擊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

論篇亦云水激與波智昏不可以為政智昏當為昏

文于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為正今併改正而誤故

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王氏曰今本測作既後人以意改之

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覽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後人但知既之訓

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

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

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焉為仁者必以哀樂諭

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

照海內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同瞻

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

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

也。俞氏曰。按莊氏達吉曰。御覽引作涕。之出於鼻。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吝涕洟。洟釋文引鄭注曰。自

目曰涕。自鼻曰淚。然則涕出於目。非出於鼻。譬若水不得據御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譬若水

之下流。燹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王氏曰。今本燹誤作煙。燹之上

尋。猶言火上尋。故與水之下流相對。文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水相對。則非其指矣。

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今改正。故强哭者。雖痛不

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僖負

羈之壺殮。愈於晉獻公之垂棘。注。獻公以垂棘滅虞

號。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注。智伯以大鍾

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公西

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注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

朋友處睦而少敬。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注

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胡人彈骨。注

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越人契臂。注

契刻臂出血。陶氏曰此注从列子釋文所引今本脫去契字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爾雅云

契絕也郭注今江東以刻斷物為契斷中國敵血。注殺牲敵血相與為

信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注三苗之國在

彭蠡洞庭之野。髻以象束髮也。羌人括領。注括結也

中國冠笄。注笄簪也越人鬻鬻。注鬻鬻也其於服一

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

衢。注拂坊也莊氏曰御覽引拂作被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

踣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注踣足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注獫狁北胡也。其俗與中國相反也。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注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衿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環拒折之容。

注拘環圓也。拒折方也。李氏曰。拘借為鉤。漢書揚雄傳。帶鉤。矩而佩衡。今應劭曰。

鉤規也。矩方也。鉤對文。與此拘拒同例。樂記。倨中矩。句中矩。亦矩與鉤對文。拘罷之罷。是環字。挽爛而

誤。環即旋字。莊子。達生篇。旋而蓋矩。釋文。旋圓也。拒者。矩之假借。大學。絜矩之道。古本矩作拒。拘環拒折

云者。即所謂周旋耳。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中。規折旋中。矩耳。

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而朝。胡貉匈奴之國。縱

體拖髮。注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

也。楚莊王。裾衣博袍。注裾衰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

遂霸諸侯。晉文公。大布之衣。注大布粗布也。特羊之

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士家立按墨子曰。晉文公好

特羊之裳。韋以爲帶。淮南即本於此。今本作文君誤也。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

乎。注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

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

徒保之國。注徒保不衣也。俞氏曰。廣雅釋詁。徒袒也。

之轉。呂覽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袒也。袒與袒同。結軌乎遠方之外。而

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

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注併色也。禮不過

實。仁不溢恩。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

及。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注三月之服。夏后氏禮也。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

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纓之服。注五纓謂三年。菁年九

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

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

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

肆夏之容也。注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

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古者非不能

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故制

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

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注：鱗施，玉紐也。

劉氏曰：續漢書禮儀志金

縷玉柙。注：引漢舊儀曰：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今本注作玉紐，誤。

綸組節束。注：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藿足以收斂蓋藏而

已。昔舜葬蒼梧之野，市不變其肆。注：舜南巡狩死蒼

梧，葬泠道九疑山，不於市井，有所廢。禹葬會稽之山，

農不易其畝。注：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

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

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

以淫。王氏曰：擾亦煩也。今本作優，俗書擾字作擾，與

優相似而誤。文子上仁篇作擾，於義為長。今據

改。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損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

譽萌於朝。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者

也。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王氏曰。今本此下有義者宜也。禮者體也。二句按上

二句即是訓義為宜。訓禮為體。不須更云義者宜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旁而寫

者因誤入正。文也。今刪去。昔者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

也。注有扈氏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

故伐啓啓亡之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

氏之禮。其社用土。注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注田

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注舜兼用黃帝樂九韶

舜所作也。其服尚黃。注舜土德故尚黃也。夏后氏之

禮。其社用松。注所樹之木皆於生地之所宜也。祀戶。

注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注翬棺衣飾也其  
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注九成變也六列六六  
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注木  
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注以石爲社主也  
祀門注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  
注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注金德故尚白也  
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注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  
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  
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注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  
服尚赤注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

傳世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些之削。洪氏曰。今本

當作些。本經篇衣無隅。差之削。注隅角也。差邪也。些差聲相近。晏子春秋諫下篇衣不務於隅。臍之削。臍

即皆之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

疏矩之鞵。孫氏曰。今本文句疏短。短當為矩。文句者

部云鞵革生鞵也。此上文並說帶。不應忽及鞵履。恐必有譌脫也。故制禮樂行至德

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

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

其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

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

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

與佚同

復揆於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

於璞。

王氏曰。今本遂反於樸。遂當為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

篇及說苑說叢篇並云。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既彫既琢。復歸於樸。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此皆淮南所本。今據改。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今據改。還合而為道德。離而

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

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

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

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注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陶氏曰：意林引。

作芻狗事。以謝過。土龍。文以青黃。縞以綺繡。俞氏曰：今本縞。

當為縞。漢書司馬相如傳。縞要褻。師古注曰。縞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注引聲類曰。縞係取也。縞以

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縞者。省不從。罔耳。御覽皇纏。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而臆改之也。

以朱絲尸祝。衲衺。注衲純服。衺黑衣也。陶氏曰：今注衺。墨齋衣也。

大藏音義引作黑衣也。當從之。衲衺儀禮皆作衲。玄。蔡邕獨斷。祠宗廟則長冠衲。玄說文。黑而有赤色者。

也。衲。即衲字。衺。本云玄服。大夫端冕以送迎之。注端冕

冠也。及其已用之後。則土壤草薊而已。夫有孰貴之。

注言棄之不貴也。王氏曰：各本作草薊。薊下有音出。

芥。芥正字。薊奇字。按音出二字。後人所加。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薊字。

以爲芥之奇字不知何據余謂剗者剗之壞字也草  
剗卽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懋剗兮索隱曰剗音芥

漢書作薺芥是芥薺古字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  
通故此作薺御覽作芥也

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水氏

曰今本天天下大雨兩本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

下大水是以令民積薪而處丘陵若作大雨則非其

指矣後人改水爲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爲韻耳不知

此文但以舞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

時天下大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

水今據改大紂載尸而行注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于

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

始於武王云王氏曰道藏本作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  
三年之喪注文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莊本始字  
誤入正文正文爲字上又衍不字則皆不可讀矣且

上文以舞處爲韻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  
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



注於覽其好憎以其耦通也是也耦亦作偶記論篇人以其

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說林篇聖

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注偶猶周也義

亦通又韓非子難三篇云術者藏之於智中今知脩

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偶亦當訓為周今知脩

千戚而笑鑿插注鑿斲也陶氏曰今注鑿斲屬也當

篇揭鑿音高注鑿斲也今注斲屬即斲字知三年而

之壞文或後人見精神篇高注而順改之

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

於彈一弦而會棘下注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

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

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注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

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

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

淮南集證卷十一

共一中華書局聚

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以同與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者。至貴在焉爾。王氏曰。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今本推移下有為。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物為人而衍。今刪去。故瓠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

家立按。孫氏志。祖曰。蜀志。郤正傳。瓠梁託致。以流聲。注引淮南。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又引此文。作瓠梁之歌。則瓠梁應是。瓠梁之誤。今據改。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之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鈞

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注王

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也。赤誦子注赤

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吹嘔呼吸吐故  
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  
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  
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注假上也五帝三王輕  
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  
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  
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  
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  
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  
之員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俞氏曰今本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

方也不得矩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  
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

不中規地方不中矩今據改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

其智不閔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欽負得道。以處崑崙。注欽負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氏王

曰按莊氏伯鴻曰。莊子大宗師篇。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入面獸形。淮南作欽負。

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西山經云。是與欽鴛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後漢

書張衡傳注。引作欽駟。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不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

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皆是。 扁鵲以治病。注扁鵲盧人

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也。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

倕以之斲。注倕堯時巧工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

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

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王氏

或以酸。或以甘。兩為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御

覽。資產部。飲食部。引此。煎敖燎炙。齊味萬方。王氏曰。齊

皆無兩為字。今據刪。齊味。齊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

甘變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御覽引此。並作齊和。若

萬方。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和者也。本經

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五味

篇。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鹽。鐵論。通有篇。庖宰。烹殺

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管仲。善斷。割

之。隰朋。善煎。熬之。宜皆其證也。又按和字。說文。莪。本文。志。調

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按和字。說文。本。作。味。

不。今。經。傳。皆。作。和。漢。隸。變。也。此。味。字。若。其。本。一。牛。之。體。

伐。榘。枿。豫。章。而。剖。梨。之。注。剖。判。也。梨。分。也。趙。氏。曰。按。梨。假。借。字。

也。當。兩。字。勢。俗。又。作。勢。說。文。木。部。梨。果。也。刀。部。勢。剝。也。劃

淮。南。集。證。卷。十。一。六。一。中。華。書。局。聚

書勢作黎注黎與勢同後漢書耿乘傳黎面流血注  
黎卽勢字管子五輔篇是故博帶黎房注黎割也

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遂。注披解也。撥析理也。

遂順也。王氏曰注遂順也。則正文槩字本作遂。故訓

而莊本從之。亦改爲槩矣。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

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王氏曰今本其合道

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

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

皆與此文同。去。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

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注四子皆古善相

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

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

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治。故剗銷鋸陳。

非良匠不能以制木。注鋸者可以截物也。陶氏曰此注從大藏

音義所引增入高注本銷鋸作削鋸見本經篤說文鋸槍唐也列女傳鋸者可以治木也。鑪橐埴

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注鑪橐埴皆冶具也坊土

刑也屠牛坦注齊之大屠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鬻

毛。注鬻截髮也。陶氏曰大藏音義引荆作鬻說文庖

丁用刀十九年而刃如新。剖。注庖丁齊屠伯也新

剖始製也。研磨刀石也。王氏曰今本而刀如新剖劉

云研磨刀石則有研子明矣刀字當作刃刃如新剖研言刀刃不頓也。字莊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研。呂覽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

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御覽資產部引此作刃如新砥研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也。何則游乎衆虛之間也。

注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巧之具也。

而非所以為巧也。注巧存於心也。

家立按御覽工藝部引此注今本脫

去因補入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注師文樂師徒

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

工匠之為連鑣運開。陰閉眩錯。注連鑣鑣發也。運開

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目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

調之極。游乎心手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

王氏曰今本心手之間

下有衆虛二字。因上文而行也。上文庖丁解牛批卻導竅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間。此是說工匠為

連鑣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間謂心與手之間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

間無衆虛二字。今據刪。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

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

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準繩之中。可以為平直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也。注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音之主也。注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注施微曲也。劉氏曰。施讀作施。說文。施。文。施。表行也。移。余。切。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

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此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

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王氏曰。按陳氏觀樓曰。今本不

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行。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今據刪。老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注裕饒也。為刻削者

曰。日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

琴而撞之。跌衽中壁。注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俞氏

曰。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疑本作中壁。今作宮壁者。即涉注文而誤。左右欲

塗之。注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

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韓子聞之曰。注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

縱過也。有以知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客有見人於宓

子者。注宓子子賤也。家立按今本賓有見人於宓子

也。人即賓也。故賓去宓子。乃有此問難之詞。否則賓已出。宓子又何從再與言乎。下文賓曰亦當作客。曰

方與上下文相合。兩賓字皆由寫者之誤。又下文賓之容一體也。當作賓之容體一也。亦寫者誤。倒今併

正。改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擻也。

注擻慢也。劉氏曰。擻讀驕蹇之蹇。字亦作僿。○陶氏曰。說文無擻字。擻非此義。漢書淮南厲王

傳。數驕蹇。是擻義同蹇。是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

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體一也。或以為君子。

或以為小人。所從視之異也。故趣合即言忠而益親。

身疏即謀當而見疑。王氏曰。趣謂志趣也。趣合與身疏相對為文。今本作趣舍合。蓋

即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親母爲其子治挖禿。劉氏

道德篇正作趣合。今據刪。而血流至耳。見者以

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

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

居高也。鬪面於盤水則員。於杯水則隋。與構同。他果反。面形

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鬪之異也。今吾雖

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鬪我者乎。若轉化

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

則有不能爲虛矣。注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

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注性自然也。故通

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

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

注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注辟小邪僻也。忽然不

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統之見風。無須與

之間定矣。注統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陶氏曰。今注云。

候風雨也。世謂之五兩。按倪乃統字之譌。雨乃羽字之譌。玉篇統候風五兩也。廣韻二十六桓統船上

出淮南子。楚人謂之五兩。又二十四緩統下云。候風羽

統候風之羽也。御覽引作候風。故聖人體道反性不

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注無為以待有為。近於免世

難也。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

責易償也。王氏曰。今本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

誤為體。又改為體耳。職易守。事易為。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義不相屬。且與下

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是以

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

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

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

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鑄注長

脛以跖。插者使入土深。王氏曰。今本跖鑿御覽器物部引作跖。鑄是也。鑄即雷也。

或作跖也。故高注言跖插。說文云。芒兩刃雷也。宋魏曰。芒

高注精神篇云。雷鑄也。青州謂之鑄。釋名云。鑄或曰

鑄。鑄剗也。剗地為坎也。芒釘鑄字異而義同。雷鑄插

亦同。今人多謂雷為鑄。是也。使長脛者。踏雷則入地

深而得土多。故注曰。長脛以踏插者。入土深也。後

入也。陶氏曰。羣書治要引許注。作長脛。以踏插者。使

入引注亦作長脚又又疆脊者使之負注脊疆者任負

重也眇者使之准注目不正因令睇也鍾山札記曰廣韻準字下

以准為俗然其來已久諸子百家之書皆有之周書寶典解准德以義管子宙合篇規矩繩准稱量數度

莊子天道篇平中准呂覽君守篇有准不以平白虎通五行篇水之為言准也緯書有靈准聽若此者非

一固不因劉宋順帝趙宋寇萊公之名而改也北史魏長孫肥傳中山太守仇儒推趙准為主妄造祆言

云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偃者使之塗注

足此更可為古來相沿作淮之明證偃人塗地因其俛也陶氏曰羣書治要引此注正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

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

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

世不以責於民注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疆

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  
機陰閉。剗勵無迹。人之妙巧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  
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  
也。公孫龍析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而不可與衆同  
道也。注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  
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北人無擇。非舜。自投清泠之  
淵。而不可以爲世儀也。注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  
非其德之衰也。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  
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  
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

人弗用而縣之於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注浣準水望之平陶氏曰羣書治水

準也準平也說亦同孫氏曰泰族篇云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管浣音近段借字管所

以視遠準即水平非一物也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載爲水平槽鑿三池浮木立齒注水眇目視之三

齒齊平以爲準是其遺法但彼不用管與古異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

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

也夫待驪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注要裊良馬

飛兔其子裊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陶氏曰羣書治要引注作要裊

飛兔皆名一日萬里也所引乃約文呂覽高注要裊飛兔皆馬名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與許君說亦有異

原道篇駟要裊注亦當是許注驪入高注者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

不家矣注西施毛嬙古好女也陶氏曰毛嬙羣書治要引作絡慕御覽八

百九十六引作落纂落纂即絡慕元和姓譜絡落然皆姓也今本乃後人習於西施毛嬙之說而改之

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遂用之王氏曰今

本並用羣書治要引作遂用於義為長遂即也言因所有而即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作

並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

旬亦至之注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

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

而罰不勝危為難而誅不敢王氏曰今本危為難而誅

不敢者危猶高也高為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及畏難而不敢為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

不察而改難為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民困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為難而誅不敢今據改

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注干求也雖峭

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

囓獸窮則羣。古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

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改

其處。王氏曰。今本易其處。本作改。其處。此因上文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引此。均作改。是

其證。今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

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

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

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

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

以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注及木杖也。王氏曰。今本勝殷上有伐

紂二字。乃後人所加。此二句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御覽兵部引此。無伐紂二字。今刪去。

武王既歿。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注東宮太子宮也。

履乘石。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展而

朝諸侯。注戶牖之間謂之展。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

商。注殘商誅紂子祿父也。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

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

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天

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

而不肖。注顏闔魯隱士也。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

之。注培屋後牆也。尹鐸氏曰。培土垣也。晉語趙簡子使

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昭

注壘塹也。備即培也。古培備通。上文招墓踰備之注云。備後垣也。備即培也。古無賠字。後周詔盜官物雖經赦

免徵備如法也。又為天下顯武。注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借備為賠也。

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

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

宜也。故六騏驥。四馱馱。以濟江河。注馱馱北翟之良

馬也。不若窾木便者。處勢然也。注窾空也。王氏曰。今本處勢作

處世。古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

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

曰。玄蟻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躡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殖醜倣真。篇

曰。處便而勢利。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原道篇曰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

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是故立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

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

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

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被髮佯狂以免其身

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王氏曰今本被髮上有箕

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也下文伯夷許由豫讓三節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

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今刪去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

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

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

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注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

聞臣非不知樂室家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注惠子名施。仕為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注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也。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注鵜胡。汙澤鳥。蟬蛭入口若露而飽。孫氏曰。今本蟬。

鰯。入口若露而死。又注云。鰯。鰯魚名。按鰯。鰯生於水。無鰯入口。若露而死之理。當作蟬蛭。蟬。蟬古字。通用。周。

書王會篇。歐人蟬。蛇。彼以蟬爲鱗。與此以鱗爲蟬。可

以互證。說文。虫部。云。蝸。蟬也。或从舟。作蛭。與鱗形近。

因而致誤。死當爲飽。草書二字相似。亦形之誤。地。形

篇。蟬。飲而不食。荀子。大略篇。飲而不食者。蟬也。是蟬

蛭。雖飲而不多。若云。入口若露。而飽也。然。智伯有三

許。注。以魚名爲釋。或後人之所增。竄與。晉。而欲不贍。注。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之地。贍足也。林

類策。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注。林類策。啓期皆隱

士。慊。恨也。慊。讀如羣。公。慊之。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

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

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

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

中。則兼覆而并有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

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

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栖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人。注躋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注揭舉也。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佞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

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子曾參

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注成荆古勇士也。陶氏曰。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致死於韓王。古荆

也。育之勇也。而死。呂覽論威成荆。致死於韓王。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師。古注成慶古勇士。見淮南子。是淮南舊本

或作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

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注澆

薄也。淳厚也。陶氏曰。文選注引澆與濼同。非許原注。莊子繕性。濃醇散樸。釋文本作澆。澆澆同。

澆孟予則地有肥。澆趙注澆薄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

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性漫瀾。人

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

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注荆吳國也芬珍味

也噍貪求也鍾鼓管簫金石絲竹以淫其耳趨舍行

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

利煩挈澆淺注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

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

錦注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

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

腸而支一作止暑熱冬則羊裘解札注解札裘敗解也

李氏曰按莊子人間世名也者相札也李注札折也

家語觀周毫末不札注札拔也釋名釋天札截也氣

傷人如有斷截也皆與敗短褐不揜形而煬竈口注

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桂氏曰煬有二義郭注方

言一義也。江東呼火熾猛為煬。文選賦：颺標燎之炎煬。此竈口又一一義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

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喻之。注：喻猶方也。氏

曰：今本喻作論字之誤也。御覽人事部引此作不足。以喻之。又引注云：喻猶方也。是其證。今增改。夫

乘奇技偽邪施者。偽與為同。施讀如世。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

循理不為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

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

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

本而寒之源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不犯法干誅者。古

今未之聞也。故仁鄙在時不在行。王氏曰：按陳氏觀

為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論衡命

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

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今據改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

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

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王氏曰今本

當為流字之誤也江河決流為句一鄉二字下屬為句非以沈字一鄉為句江河決流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

文書相複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字與上

訂正以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

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

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

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

所饒足也。王氏曰扣門求水火此用孟子語今本脫去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是也今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有所餘也故物豐

則欲省求澹同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

也。注生子殺殖之俞氏曰或人即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劉氏持政注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

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

法弗能禁也。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一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二

北平劉家立纂

道應篇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陶氏曰此篇許注

太清問於無窮。

注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注無為

有形而不為也。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注無為

有形故知道也。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

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

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俞氏

曰窈讀為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黻幽衡鄭注幽讀為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

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注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

形之不形者乎。

王氏曰：今本形之不形，郭象曰：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者，實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

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

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注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

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注：知白公有陰謀

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俞氏曰：今本若

如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覽精諭篇並作若以石投水。今據刪。曰：吳越之善沒者

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

狄牙嘗而知之。注：淄澠，齊二水名也。家立按：陶氏方琦改易牙為狄

牙蓋許本作狄牙。此篇乃許注也。汎論篇今據改。白公

牙彼乃高本與此不同。其說詳汎論篇今據改。白公

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王氏曰。道藏本作以微言。詩箋儀禮注多云以

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

曰。何謂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

言言也。注不以言心知之。王氏曰。今本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誰當作唯

字之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覽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其證。今據改。是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

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

也。故死於法室。注楚殺白公於法室之地也。故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

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注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

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俞氏曰。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

稱惠子為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覽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

人為是序意篇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即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

文一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

以為是而欲改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

曰善翟煎二字今本以示翟煎曰善按曰善上當更有

脫之也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不重翟煎曰善呂覽

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

善也皆其證今據補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

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桂氏曰魏

引作所云云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

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王氏曰：今本治國有禮，有禮當爲在。

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今據改。故老子曰：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注田駢

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

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

齊國之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

駢之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注雨然後材

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注道

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注：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七日，注：得積七日也。石乞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注：葉公，楚大夫，字子高，自方城之外入討白公，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注：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注：梟，子長，食其母。陶氏曰：御覽九百二

十七引此注梟子大食其母，今注長食其母，按應作長詩流離之子。陸璣疏曰：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

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呂覽分職篇高注亦云。梟愛養其子。長而食其母也。意林引桓子新論。梟生子長食

其母。乃能飛。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並作長字

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注董

闕于趙氏臣也。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注無卹襄子

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

羞。注襄子柔能忍恥也。異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

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

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疏隊而擊之。注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

分其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注飲器

棊榼也。劉氏曰。漢書匈奴傳。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

月氏王頭為飲器共飲立盟按此則襄子破知伯首為飲器者蓋與韓魏盟也今本注云飲溺器溺字當

行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

於被衣注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

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為

若美而道將為女居後王氏曰今本德將來附若美此

之也若亦如也德道二句相對為文若作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

人為韻不知舍字之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與度非韻也

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證也 子道原篇作德將為女居皆其證也

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

注讎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

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王氏曰今本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从

莊子文子故巧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

術篇注云故巧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  
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為直墨墨恢  
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謬矣今改正

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目四達能無

以知乎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左人終人注左人

終人翟之二邑王氏曰今本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

使新雅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左人道藏本劉本

朱本左字並作尤俗書左字作尤因誤而為尤茅本

改尤為尤而莊本從之謬矣呂覽慎大篇作老人亦

逕左人之謬晉語列子并作左人唐經瀕水注瀕水東

氏也又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使者來謁之

襄子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

三日注三日而滅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與注

言其不能終日俞氏曰飄風暴雨不終朝驟雨不終朝三字

其義也日中不須與乃日中則及之義今本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與者失其義矣列子

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三字中不須與可據以訂正呂覽慎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陶氏曰此注

與羣書洽要所引同呂覽慎大日中不須與高今趙注易曰日中則及故曰不須與其說與許亦異

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王氏曰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

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按列子呂覽皆有此句羣書洽要引此亦同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

者其難也則與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上句不對非是

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拘國門之關而不肯以

力聞。注拘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拘引之者難也。陶氏

曰列子釋文引此作許注益知所存無題篇字者八篇真許注也。史記索隱但引杓引也。三字杓字从手

不從木說文杓疾擊也。標擊也。一曰挈闔牡也。杓即同標。玉篇杓丁激反。引也。廣韻杓都歷反。引也。訓皆

本淮南許注故索隱引說文杓音丁反而通力引此拘引之訓知此字定當從手。主術篇孔子之通力引此

城關高注以一手招城關端能舉之。呂覽慎大篇覽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高注勁強也。

以一手捉城門關題而舉之。不肯以力聞也。捉亦招字之誤。是高作招與許作杓正異。列子說符篇孔子招

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張注拓舉也。拓亦招字。文選吳都賦引列子正作招。云與翹同。顏氏家訓誠兵篇孔

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說文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橋舉手也。招與翹義並通。橋。

而不肯以兵知。注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

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

盈也。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譬效疾言曰：寡人所

說者，勇有力也。王氏曰：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列子黃帝篇作

惠蓋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譬效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為有力字之誤也。勇有力對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

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列子及其呂覽順說篇並作勇有力，是其證。不說為仁義

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氏

曰：今本有力上有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按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

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覽皆無巧字。

今據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

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

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

歡然爲上也。

李氏曰。累積累也。亦層累也。言居四者層積之中而處其上也。注云皆累於世。

似非張注列子尤誤已嘗辨之。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孟對

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注

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

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

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

則活。王氏曰：今本老子曰：下脫勇於敢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為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道德

篇亦有此句。今據補。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

人。注謂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

注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注謂周公

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

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

其名曰蹙。鼠前而兔後。注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

之蹙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蜚蜚驅驢，取甘草以與之。

注蜚蜚，驅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

也。蹇有患害。蚤蚤駮驢必負而走。莊氏曰：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而走。其虛比為。邛邛駮。郭注：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

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蹇鼠。考此獸

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與

爾雅同。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邛邛駮。獨為獨鹿。

通說：文武涿鹿地。與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

者。省文。作駮。駮者。假字。作驢。及作駮。駮者。別體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

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

王術。注：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

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方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

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注：昭文君周襄分為西東

各自立其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

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不

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

侯王氏曰呂覽察微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為長今據補有能贖

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而辭不受金孔

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

教順可施後世王氏曰教順即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今本教順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

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並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也今據刪非獨以適身之行

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

受金則不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王氏曰今本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

謂受金而知禮也。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非

禮。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子

引老子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注李

證其明。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注李

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

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家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

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

不亡者鮮矣。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

晚矣。此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注越伐吳夫差

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戚欲

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

於齊。注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莫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問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注爝

炬火也。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

習。一作商歌。注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曲。歌曰：出

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兮清且閑。粗布衣兮緼縷

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尔側，吾當

與尔適楚國。家立按：今本無此注。此從文選嘯賦注所引許注補入。汎論篇甯戚之商歌高

注云甯戚衛人，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曲在道

應訓也。據此則原有此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哉。之歌者非常人也。俞氏曰：呂覽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

即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新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之。說以為天下。

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

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

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

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用也。注合己聽知之意

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全也。王氏曰。今本且人固難合也。合當為全。言用人不可

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權用其長者而所以而誤。呂覽新序並作全。今據改。權用其長者而

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

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

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

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注：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王氏曰：今本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覽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之。今據補。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注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注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己。身心在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注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注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而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疇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主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

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

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

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注桓公齊

君輪扁斲輪於堂下注輪扁人名釋其椎鑿而問桓

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

其人在焉注問作書之人何在也俞氏曰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

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

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

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桓公曰

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桓公曰

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注糟酒滓粕已

漉粗糟也陶氏曰此注從莊子釋文所引今注云已漉之精也之精二字即粗糟之譌一切經

音義引作已盞糟曰粕也盞即漉字漉上脫一粗字又倒易其文耳大藏音義引此亦作盞說文糟粕酒

滓也釋名酒滓桓公惇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

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

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注苦急

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注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

手馱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

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

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寶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

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

行賞罰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

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暮年。子罕

遂劫宋君而專其政。王氏曰。今本劫作却。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字。亦劫之誤。韓

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

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俞氏曰。韓非子喻志篇周

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今據補。徐馮曰。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今據補。徐馮曰。

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

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故知者不藏書。於是王壽乃

焚其書而舞之。注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王氏曰。知者不藏書

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御覽學部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

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注文自故。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今併增。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注

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具於

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注疏

徒跪也。揖舉手也。王曰。御覽人。事部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按京

引子佩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曰。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按京

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李氏曰。徒跪而揖於理。不合。疏揖。即長揖。泥論篇體大者

節疏。注疏長也。是此疏。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字亦當訓長。於文為適。

意者臣有罪乎。注果誠也。陶氏曰。誠大藏。音義引作。果猶成。按作成。不誤。論語

行必果。皇疏引也。莊王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者南。繆協注。果成也。

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料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梁氏

曰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注引料山作獵山御覽同然則國策作望崩山誤矣左江而右淮

其樂忘死若吾德薄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

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

出亡過曹曹無禮焉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

捕魚設薄以觀之家立按無禮上應有曹字脫去則文義不明今據左傳增入釐

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

者皆賢人也注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

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

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返國起師伐

曹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

枉則正王氏曰道藏本正作直此淺入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

觀碑並作枉則正與窪則盈做則新為韻然則淮越南所引作正乃老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

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

為妾親執戈為吳王先馬果擒之於干遂注先馬走

先馬前王氏曰今本吳王作吳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馬下多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先

馬走先馬前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

身親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為吳王洗馬皆其證又按注文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同茅本於

走先馬前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故老子曰柔之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之今刪去

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

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注中牟自

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

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注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注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注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鬃鬣不及也。王氏曰：此當

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郟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篇嗒焉似喪其耦。

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亡其一，亦謂精神不動，若亡其身也。注讀至若亡爲句，則其一兩

徹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若此馬者絕塵弭徹注

絕塵不及也弭徹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

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以共儋繆采

薪者九方堙注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王氏曰今

與供儋繆采薪者按與道藏本作列以猶與也供當

為共蜀志卻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繆

繆字義諸書或訓為繞或訓為束無訓為索者當為

云馬融曰微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繆故注

列子白帖九十六亦誤作繆唯道藏本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

已得馬矣在於沙上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

子之所使求馬者。王氏曰：求下脫馬字。卻正傳注及白帖引此并有馬字。列子同。毛

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

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若彼之所相。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

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衛。問

屈宜咎曰。注屈宜咎楚大夫。亡在魏者也。陶氏曰：史記集解引

此注同。今本作宜。若是宜咎之譌。史記韓世家作宜。白引許注亦正作宜。白。古本多作宜。白也。說苑指武

篇亦作屈。宜。白。權。宜。篇。作。屈。宜。咎。咎。白。音。近。古。通。舅。犯。亦。作。咎。犯。若。字。乃。咎。之。誤。文。也。王不知

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之也。旺氏

本試觀起之謂為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

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為人則與上屈

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為之。今據改。屈

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

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以時爭利於天下。屈

子曰。宜咎聞之。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

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

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咎聞之。曰。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去也。今子陰謀

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所去。逆之至也。注去者。謂兵

爭也。俞氏曰。今本人之所本也。本字無義。乃去字之

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

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  
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  
也治字不誤今據以訂正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

注吳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  
而得志焉注吳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

咎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

戾人理至今無禍句嗟句須夫子也注差須猶意須

也俞氏曰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嘻且待夫子也  
是其證也嗟字缺壞作差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

也之曰猶意須矣吳起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

徒不可更也注成形之徒形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

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

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注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注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與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

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三徙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

故君延年二十一歲。

王氏曰。今本舍行七里。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

宿爲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覽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

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覽亦云。星一徙當七年。今

併補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

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

是爲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注：汜，水涯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弃物，無弃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注：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

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注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注時周人亦以温予文公。温相連俱叛也。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

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問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

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

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

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無私故能成其私王氏曰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

邪字此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注丈

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

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

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注捶鍛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

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

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

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

子曰：從事于道者同于道。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

下二垂歸之。注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紂

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

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仁義而善謀。

俞氏曰：今本行仁義而善謀，行字蓋涉上文與之競

行而衍也。下云勇敢而不疑，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

不行字，則與下二句去。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儉

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

冠雖弊必加於頭。及其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

於羗里。注屈商紂臣也。羗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

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注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

神馬也。玄玉百珽。大貝百朋。注二玉為一珽也。二貝

為一朋也。俞氏曰。今本玄玉百工。注二玉為一工也。五貝為一朋也。本作玄玉百珽。注本作二

玉為一珽也。說文珽部。二玉相合為一珽是也。左傳

莊十年。賜玉五穀。僖三十年。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襄十八年。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

以雙玉說之。穀即珽字。壞為珽。後古人因改為工。以珽計

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玄貝。小貝。不成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氏因經廣解之。言

有注五種之具。貝中誤古者實以二具爲一朋。易損六

今注五種之具。貝中誤古者實以二具爲一朋。易損六

詩七十朋之龜。李氏集解引崔憬曰：朋貝以兩爲朋。猶

樽以兩計。立玉百珏者。玉二百珏也。大貝百朋。珏也。朋二

皆以兩計。立玉百珏者。玉二百珏也。大貝百朋。珏也。朋二

正相也。當矣。玄豹、黃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注豸胡地

野犬也。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注費仲，紂佞臣也。紂

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

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注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

相女童，相視之一日，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

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  
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注尹佚，史佚也。吾

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與慎同。

之王曰：其度安至。王氏曰：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並作使之以時。今本脫以字。因據

補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為在。而莊本從之。按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

臨深履薄。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至。則謬以千里矣。御覽皇王部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

同。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

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

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

其君而歸神農。注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

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

曰：奚適其有道也。王氏曰：今本奚適其無道也。按無道本作有道。適與啻同。言豈特有

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爲啻而誤以爲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爲無耳。

莊子胠篋篇作何適。其有道耶。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

存。呂覽當務篇正。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作奚啻。其有道篇也。

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

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弃知。民利百倍。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注士有術者無不養也。楚

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楚市偷也。

王氏曰。今本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即承此句言之。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臣楚市

偷也。今願以技道齋一卒。注齋備卒足也。陶氏曰。今據增。

此从大藏音義所引補入。御覽四百七十五引此。注文作該備也。一卒一人也。又小異。然齋當如周禮典

臬頌功授齋之齋作齋是也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

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子發

曰此非左右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

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

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

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王氏曰卻正傳注及北堂書鈔

衣冠部御覽人事部服用部引此偷則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為長今據增解齊將軍之幃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王氏曰今本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為夕夕又發又使歸之按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為夕夕又

故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

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復往取。

取其簪。今據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

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王氏曰：「今本今」

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按楚君當為楚軍，聲之誤也。卻

同。卻正傳注及御覽引此並作「楚軍則還師而去，則與即」

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王氏曰：「此言人君能」

得效其用也。今本故下衍「日字」，又脫「伎字」及「下無字」。

遂致文不成義。御覽兩引此文，並作「故伎無細而能」。

據補。今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

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注：「回忘禮」

樂絕聖，弃知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曰

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注言坐自忘  
 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與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  
 則無善矣。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注  
薦先也。回先人賢也。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  
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  
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糧食未  
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俞氏曰：今本作威，乃  
威字之誤。威讀為滅。

言能滅之也。呂覽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覽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此文脫去則於文為不備。疑寫者脫去之。今行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

其可也。君重圖之。家立按秦建國在今鳳翔鄭建國在今新鄭相去一千一百餘里。億

三十二年左傳。蹇叔云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淮南云師行千里即本於左傳。今本作師行數千里與地之

遠近不相符矣。此即涉下句數絕諸侯之地而誤也。又人間篇引此文均同其誤。今併刪正。穆公

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

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帥。而賓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注三帥孟明西乞白乙。家立按人間篇三帥相與謀曰。

下有注云三率孟明西乞白乙以正文止言三率未詳何人。故必應注明此亦注釋家之體也。今此處三

帥亦未指明何人。自應有注。乃為一律疑寫者之脫漏。因據彼注補之。吾行千里以襲

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

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注

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文公子也。昔吾先君與穆公交。

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

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

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

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注說解也。故老子

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

后而未定。使羣臣議之。辭公欲中王之意。注辭公田

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日問美珥之所在。因勸

立以為王后。家立按今本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字乃

辭矣。此涉上下文而誤也。今校刪。齊王大說。遂重辭公。王氏曰。今本

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古書無但。以尊重二字連用者，唯俗語有之。史、漢及諸子書皆無。但言重，無言尊。重者，蓋後人所加也。故《人主之嗜欲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今據刪。

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王氏曰：今本意欲見於外。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意

當作嗜。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

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今據改。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注：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

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注

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轂之上。注：蒙

轂，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渠頸而鳶肩。注：渠大

也。王氏曰：今本淚注而鳶肩，注云：淚水。按：淚注當為渠頸注。淚水當為渠大。皆字之誤也。渠頸大頸也。

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

師引呂叔王道之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

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

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亦云渠大也是

渠與大同義故注訓渠為大也御覽地部引作淚注

而為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大郤正傳注引作戾頸而

字為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虛篇作雁頸而為肩雁

字則後人以意寫之唯論衡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

大部引作渠頸而為肩又引注云渠豐上而殺下軒軒

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注慢然止舞

也遜逃乎碑下注匿於碑陰也王下字曰碑今本碑下脫

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

玄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映嶰范望曰映嶰山足也

下者後也謂遜逃乎山足之後故注曰匿於碑陰也

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嶰 盧敖就而視

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今據增

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幼而好游。至長不

渝解。

王氏曰。今本無解字。乃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大玄格次三字裳

格鞏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覽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高注曰。愉解也。縱緩也。又方言

愉。揜脫也。解輸脫也。郭璞曰。脫猶挽耳。文選七發。愉弃恬怠。輸寫洪濁。李善注引方言。愉脫也。脫亦解也。

渝愉輸輸並聲近而義同。御覽引作至長不愉解。字雖不同。志注引作長不愉解。論衡作至長不愉解。字雖不同。

而皆有解增。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

是。子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者齏音拳然而笑曰。嘻。子

中州之民。寧肯遠而至此。此猶乎光日月而載列星。

注言太陰之山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注言我所游不可字

名之地。以盧敖之所行比之。則如窳奧窳奧室中也。

若我南游乎罔窶之野。王氏曰舊本罔誤作罔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及洪興祖

楚辭遠遊補注並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作罔良今據改

鍾山札記曰黨當訓所釋名三年黨黨所也往黨衛侯會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十三年傳云往黨衛侯會

公于杳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人歌曰師乎

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服虔曰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按此亦齊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為黨則不

獨齊人東闕鴻濛之光。王氏曰今本闕作開俗書闕為然矣

貫同雜記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輶輪闕轂即貫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闕械闕械即貫械今言闕通

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史記儒林傳履雖新必關射足漢書關作貫皆其證東貫鴻濛之

光謂東貫日光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御覽楚辭補注引入賦貫作開則所見

本已誤論衡蜀志注引此均作貫貫關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今據改此其下無地

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王氏曰視焉無眴本

通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亡見揚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

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條忽而無見兮聽愴怛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

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

句無字而誤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為則眴之誤遂改眴為矚而莊本從之按廣韻矚視

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視斯為不詞矣且此其外眴與天為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今改正

猶有汰沃之汜注汰沃四海與天際之水流聲也汜

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之能至注千萬里

汰沃之外也言吾尚未至此地也家立按今本吾猶未能之在語不可

曉注曰言吾尚未至此地則應作吾猶未之能至方與一舉而千萬里相應今本之能二字誤倒至字又

誤為在遂至義不可通今據注文改之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

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

久注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也王氏曰今本九垓之外本九

倚於汗漫之字高氏引此文云無之外二字儼真篇徙

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閔如淳曰

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暘九垓如

璞遊仙詩張協七命注並引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

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為附會甚矣其

妄也又按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加論衡作

吾不可久無蜀志注文選注御覽並引作吾不可以久

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今刪正○陶氏曰大藏音義

如淳注引淮南子汗漫期乎九垓之上謂九天之

也許君義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  
弗見乃止駕注止其所駕之車心極治悖若有喪也  
注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王氏曰今本止極治之

爲字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然也。論衡作乃止喜。心不怠。悵然若喪。不怠。卽極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俞氏曰。極治之義。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入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

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亦必楚語。因聲誤爲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心不怠。卽乃

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曰。吾比夫子。猶黃鵠駕之。段字也。怠者怡之。段字也。

之與壤蟲也。注壤蟲。蟲之幼者。終日行不離咫尺。而

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注八寸爲咫。十寸爲尺。故莊子

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秀不知晦朔。注

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

海南謂之蟲邪。陶氏曰。此文選辨命論。注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此俱作朝秀。今本作朝菌。乃

因莊子而改。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注曰。菌。大芝也。兩書古注互異。不必強同。今許注

既解為蟲當作朝秀又弋久二切朝生莫死蟲也生水

上引狀如蠶蛾一名孳母。螻蛄不知春秋。注螻蛄蛸螻

也。家立按今注螻蛄蛸螻也。家語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注與廣

雅同是改。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

注孚子子賤也。今王氏曰諸書無謂宓子賤為季子者。

相近宓子為季子猶宓儀之為庖犧也。齊俗篇客

作宓子誤作季也。而巫馬期綰衣短褐易容貌往觀

化焉。注巫馬期孔子弟子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夜

漁者得魚則釋之。王氏曰今本見夜魚釋之朱本改

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覽作見夜漁者得魚則釋

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泰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注：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巫馬期歸以告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其言曰：

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王氏曰：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

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覽家語並同。

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罔兩問於景曰：注：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

也。昭昭者，神明也。注：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

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

日，罔兩受謝。注：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日

澤出之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

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王氏曰：道藏本極作及爾雅極至也。淺人

不知而改為及也。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

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名之。故老

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王氏曰：道藏本無於字。於

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引此。尚未刪。光耀問於無有曰：注

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注

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

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王氏曰：今本熟視當

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

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注言  
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  
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注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  
爲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鏃上貫頤。注策  
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鏃。倒杖策。故鏃貫頤也。血  
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注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也。此言精神之越  
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注漏補空  
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注近謂身也。  
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注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注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

空故柴護之

莊氏曰柴護之者謂軍士護之也柴俗寨字

朝成湯之廟發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是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痛苦。常寢想之。注寢

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注秋駕善御之術。明日  
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  
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  
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  
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  
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  
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  
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注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  
波。兩蛟夾繞其船。注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

來為之主也。飲非謂柅船者曰。注柅權也。嘗見有如

此而能活者乎。俞氏曰嘗下脫見字下文未嘗見也。見字與此相應呂覽知分篇作子嘗

能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春秋對曰未嘗見

也。於是飲非敦然瞋目攘臂拔劍曰。王氏曰今本飲非瞋目敦然攘

臂拔劍事不相類。瞋目當為瞋目。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又按敦然二字當在瞋目之

上。而以敦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今改正。武士可以仁義之理說也。不

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予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

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棄劍

者。飲非之謂乎。俞氏曰今本夫善哉。載之載當作哉。聲之誤也。下脫不以二字。呂覽作夫善

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劍者。其故老子曰。夫唯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

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爲從未足也。

復以衡說其辭若然。注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

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李氏曰。呂覽離謂篇有以橫說魏王。注關西曰。

橫。髡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行。爲此數語之確詰。注義未融其辭。

若然。若然者猶言亦如是也。下云失從之。魏王乃止。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所謂兩無據者也。

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

所以固也。王氏曰。道藏本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志。今本之

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覽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

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爲又。夫言有宗。事有

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



詩出車箋裝載物而往義同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

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注予之將軍之節

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王氏曰陳氏觀樓曰呂覽首時篇云楚王說之

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予之將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

以節句注語今本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按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今改正

出之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

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

故大人之行不扶以繩注扶猶揮也俞氏曰今本不掩以繩按掩字

無義注訓為揮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筦子宙所

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

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撥以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

為正。即此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

者。注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

飛鳥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王氏曰：今本此所謂筦子

鼻飛而維繩者。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鼻飛而維繩。當作鳥飛而準繩。按管子宙合

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入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

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而後止。傷也。故此云大入之行。不扶以繩。至

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鼻準誤維。則義不可通。注云以喻飛鼻從下繩維之。

鼻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其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

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王氏曰：金鐵下不當有。今本作金鐵。

鉞者一本作鑊。一本作鑊。一本作鉞。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同好詩。注御覽珍寶部。引此皆無鉞字。文

子。形見於外。今據刪。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

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

與蔭蔽也。注蔽隱。王氏曰：今本無所陰蔽隱也。按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文

雅蔽隱也。今改正。廣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軍其孰先亡乎？注：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

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

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猶廓革者也。

廓之大則大裂之道也。家裂之。按今本作廓二字。大則大

行一矣字。隔絕上下文法。遂致義不可通。文子上禮

篇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則無矣。字明矣。故老子曰：其政惛惛。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王氏曰：道藏本惛惛作悶悶。此淺人以今本齊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注：動震也。

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

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

見句星在駟心之間，地其動乎？注：句星，客星也。駟房

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王氏曰：今本句星在房心

之間。本房下脫星字。正文之駟心作

文。房星上脫駟字。劉本房下脫星字。正文之駟心作

房心。則涉注文。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

為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

矣。駟為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

正名，則不須訓釋。注但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也。晏

子春秋外篇作昔吾見鈞星在四星之間。即淮南所本。鈞與句同。四與駟同。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注：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

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注：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注：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注：浮猶罰也。以酒罰君也。文侯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注：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哉？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酌而不獻。注：酌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於桓公之廟。注：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坐。注：宥在坐右。

家立按梁氏校後漢書杜篤傳注作

謂之宥坐。危。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弟子曰：取

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注：中，水平。危，中也。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

持盈曰：揖而損之。王氏曰：揖與挹同。文選為幽州牧

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斯為謬矣。後漢書杜篤

不達而改揖為益。莊本從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

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

並同。韓詩外篇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

或言挹損也。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極則衰。家

按：今本夫物盛而衰。按：下句樂極則悲。此句應作盛

極則衰。方與下句相對。今本脫誤不成。文義矣。因改

正。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王氏曰：儉陋二字。劉本互易。此從道藏本。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

正與多聞博辨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辯作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

為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

辯守以狹狹亦陋也大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

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其主而下

伐其上也吾恐後世用兵不休鬪爭無已為之奈何

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

也注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

其傷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注兌耳目

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令為無用之事俞氏曰今

本道全為無用之事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煩與導同謂導使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今改正

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王氏曰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相近今本作供其

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

其瞽而載之朮注瞽被髮也朮鷓鳥冠也知天文者

冠鷓王氏曰今本去其瞽而載之朮按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鷓字注木鷓鳥冠也知

上文者冠鷓當從之今改作鷓者鷓鷓字相近又涉

上文者冠鷓當從之今改作鷓者鷓鷓字相近又涉

鷓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紳脩釋文

鳴鷓字並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按鷓水鳥天將雨即

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鷓音轉為術耳莊子釋文曰

脩文篇作鷓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

其韻矣或作鷓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為韻若作木則失

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鵠冠。摺笏。若鶩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鵠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鵠。無言冠鶩者。○俞氏曰。鶩當爲鵠。鵠者兜鵠也。說文兜部。兜。兜。鵠。鵠。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鵠。汎論篇古者有鵠而纒領。注曰。鵠頭著兜。鵠帽是也。去其鵠而載之。亦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鵠鳥之冠。正與解其劍而帶之。笏文義一律作鶩者。段字耳。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知其非矣。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繇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二